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四十一

雍正四年二月

上諭二十道

初二日戶部等衙門議奏兩淮商人建倉買穀備賑

奉

上諭此係商人急公銀兩即於本地買貯米穀備用商人等自然盡心管理不致虧缺倘將來有不得已虧缺之

處朕必察情寬宥

初三日奉

上諭副總河嵇曾筠料理河工往往慮及後患預先陳奏一二語以為將來卸過之地如去年諉咎於屬員朕已切加申飭矣至於今年河道險工下移朕已降旨諭令早為防禦今桃汛將届嵇曾筠始奏稱相度情形近來險勢下移必須先事預防又稱加幫大堤因河臣未到尚未收工或有雨淋坍塌之處等語似此皆預留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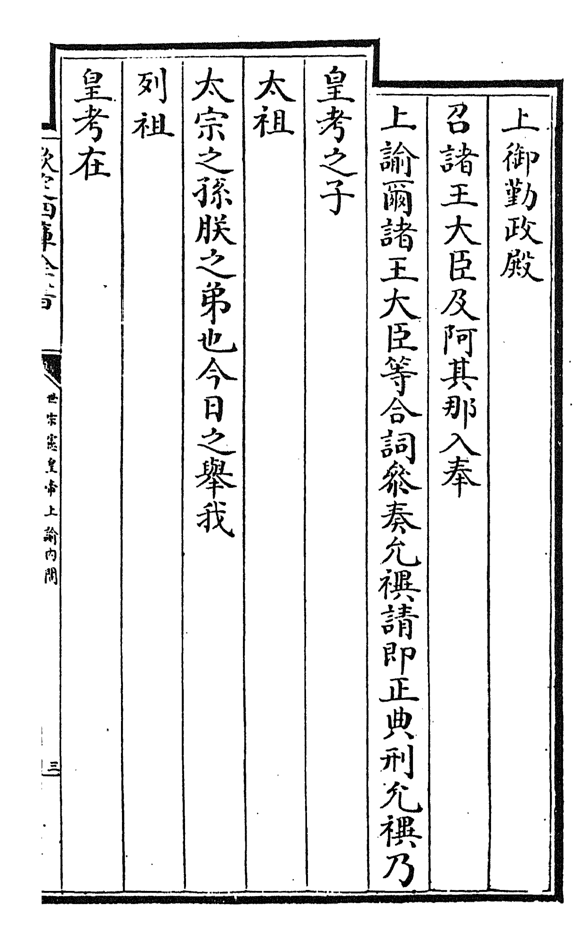
以便將來推卸己責況江南睢寧漫口與此無涉何得借以為詞可行文嵇曾筠嚴行申飭武陟等處險工既移於祥符蘭陽等處嵇曾筠應移駐緊要地方以便督工保固著九卿會議具奏

初七日奉

上諭去年近京地方雨水稍多收成歉薄窮民乏食朕心軫念蠲免錢糧發通倉米糧四五十萬石交與欽差及地方官遍行賑濟又念失業之民覓食來京者多故於

五城飯廠兩次加添米石又於五門增設飯廠五處俾窮民得以養給但目前雖逐日散賑究非長策春氣漸暖正宜播種此等窮民不得早還故土必致有悞春耕應如何設法資送或由陸路或由水路俾得各回原籍復其本業大學士會同都統拉錫步軍統領阿齊圖并都察院堂官及五城御史詳議具奏

又諸王大臣等合詞參奏阿其那種種悖逆應即正法



上御勤政殿

召諸王大臣及阿其那入奏

上諭爾諸王大臣等合詞條奏允禩請即正典刑允禩乃

皇考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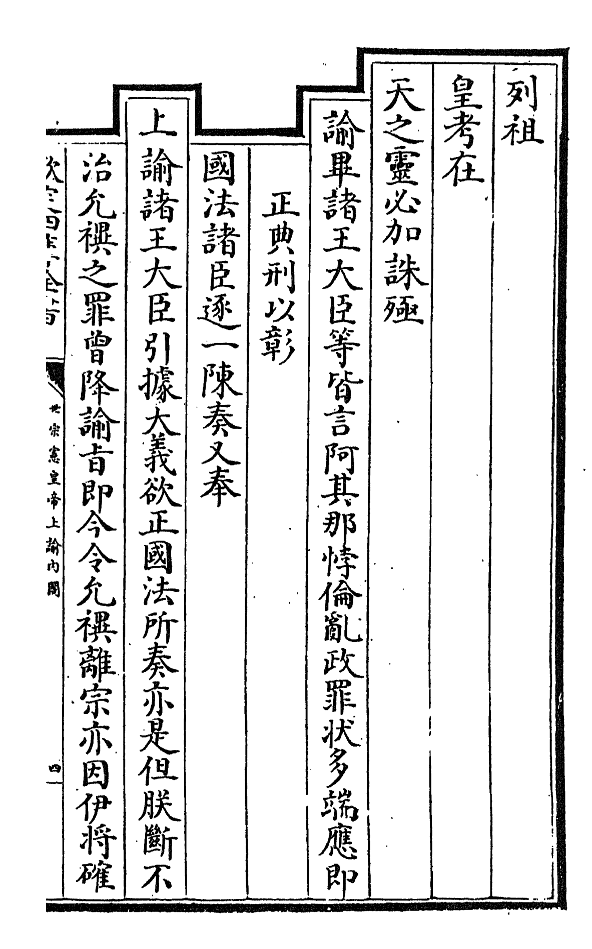
太祖

太宗之孫朕之弟也今日之舉我

列祖

皇考在

天之靈實昭察於上倘允禩不應正法而爾等妄行陳奏以殘害
列祖
皇考之子孫而陷朕於不義爾等之罪尚可逭乎朕思爾等公同具奏時或有隨衆列名而不出於中心之誠者故特召入逐一面加詢問若有以允禩為不當正法者可出班另跪於右朕今日如此詢問倘衆人中猶有心口相違不肯據實陳奏者



列祖
皇考在
天之靈必加誅殛
諭畢諸王大臣等皆言阿其那悖倫亂政罪狀多端應即
正典刑以彰
國法諸臣遂一陳奏又奉
上諭諸王大臣引據大義欲正國法所奏亦是但朕斷不
治允禩之罪曾降諭旨即令令允禩離宗亦因伊將確

實之事於諸臣前指天發誓詛咒一家不獲善終難以存留宗室之中亦萬不得已無可如何所致耳朕仍是本意斷不將允禩治罪此所奏知道了允禩之妻朕再詳酌另降諭旨

初八日散秩大臣拉錫等奏報青海親王察罕丹津等起程北歸日期奉

上諭察罕丹津等既欲於十一日起程著初十日至圓明園陛見伊等俱因青海之亂被賊搶掠此番回去恐牲

口盤費稍有不足著將內庫銀各賞給一千兩令其料理

初九日奉

上諭安民必先弭盜而捕盜之法在於速拏聞有交界地方失事盜賊竄匿隣境有司官以地非管轄不便徑拘必用文移關提掛號添差方許緝拏以致需遲時日聞風遠颺即使日後拏獲而贓已花銷懸案不結凡係地方官均有弭盜之責何分此疆彼界嗣後交界地方失

事探實贓盜藏匿之處無論隔縣隔府隔省一面差役執持印票即行容拏一面移文關會拏獲之後仍報明所在該管地方官添差移解倘捕役借端誣害良民照例從重治罪各該有司務須協力稽查使奸宄無可潛藏以副朕息盜安民之至意

初十日貝子魯賓於諸王大臣陳奏阿其那悖逆請

正典刑之時奏對含糊奉

旨拏交宗人府宗人府奏應照姦黨律正法奉

上諭魯賓在西寧時諂媚允禵允禵曾遣伊屢次寄書與允禩往來同謀奸宄今在衆人前詢問時魯賓仍感允禩之恩朦混具奏理應即行正法但伊父止伊一子伊又無子若將伊正法必致斷絶其嗣矣朕不忍絶人之嗣魯賓著從寛免死並伊妻妾俱著監禁高墻

十一日奉

上諭直隸近京地方去歲被水歉收朕心軫念已疊沛恩膏毋使失所其覔食來京者又復增給米石添設飯廠

俾窮民得以養給近因東作方興正令大臣等酌議設
法資送貧民回籍不使有誤春耕乃畿輔覓食之民前
來京師者日衆是必傳聞京師加恩賑濟是以無知愚
民希冀非分之望反舍其耕種之本業則大負朕綏輯
窮黎之盛心矣況本地既已散賑若實係窮民則已入
本縣冊籍何以又遠赴京師其中不無假冒可即傳諭
順天府大興宛平二縣及近京地方文武官員將續來
之民曉諭攔阻目今春氣和暖其有田可耕者則當乘

時播種其無田可耕者則各處皆有工程或脩堤岸或開水利正需人力以興土功伊等回籍就近傭工度日不致離棄鄉井轉徙外方實為謀生善策可嚴切諭令伊等知之并將此行文直隸總督

又奉

上諭大學士朱軾之母冷氏壼儀淑慎訓子成名今聞在籍病故深可軫惻朕優禮大臣推恩賢母用頒異數以示眷懷著江西巡撫裴𢖫度動支司庫銀二千兩賞給

伊家讀文致祭一次祭文由翰林院撰擬其差往致祭之員若總兵官駐劄相近則遣總兵官若相隔路遠則於兩司内派出一員俟朱軾抵家之時舉行朱軾查勘水利事竣到京後著馳驛回籍

十三日奉

上諭據直隸總督蔡珽奏稱從前將通倉之米運至保定糶賣以濟民食今已糶完頃值青黄不接之時民間糴米艱難懇請再賜給發等語著即行文倉場侍郎將七

成以上之米速發二萬五千石照前運至天津交與蔡珽運往保定

十五日

諭戶部去秋北方多雨直隸所屬七十四州縣被水歉收朕心深為軫恤疊沛恩澤加惠窮黎已將七十四州縣被災田畝之錢糧照例蠲免其餘應徵額賦又復停徵在案朕思一省之中既有七十餘州縣收成歉薄則必有向鄰封隅縣謀生覓食之人當此青黃不接之時閭

閭豈能充裕若仍照舊徵收錢糧民力輸將未免竭蹷用是特頒諭旨施恩於常格之外將雍正四年通省應徵額賦一體停其徵收俾民力寛舒各得用功於南畝以副朕勤恤民隱之至意爾部即遵諭行

又九卿議奏凡地方官員霉爛倉穀三千石以下者應仍照舊例革職留任限年賠補三千石以上者照那移例治罪奉

上諭九卿所議霉爛倉穀之處分甚屬未當凡倉穀霉爛

皆由於倉厫不修之故平日地方官所司何事以致倒塌滲漏虧折米穀此愈當加懲者今若寬其處分則有司於倉厫平日必不加意修理以便借詞此處著九卿再議具奏

十九日

諭大學士等大學士朱軾事親最孝朕所素知今伊母在籍病故伊聞之自必哀痛切至但伊母年已八旬有餘伊祿養顯揚俱無餘憾此時正當節抑哀痛護惜此身

為國家出力盡忠正所以盡孝朕前已降諭旨賜銀二千兩為伊母喪事之費就近遣地方大員前往致奠一次今朱軾奔喪回籍著馳驛前去朕深知其家貧著再賜銀二千兩為伊盤費一切之用其子亦令隨歸伊到家守孝百日將伊母之事料理完畢即來京辦事爾等可詳悉傳諭朱軾知之

又

諭大學士等朱軾奏請解任開缺以終服制情詞迫切此

乃伊名節所關朕知其出於至性誠懇允從所請解任開缺以全其志但三年為時甚久卸事閒居在籍伊心亦未必自安況目前現有畿輔水利之事正資料理可於八月起身前來居住京師以備委任顧問不居現任之職則與家居無異於禮既盡於心亦可安矣朱軾素性誠篤今遭母喪深恐其哀毀過節爾等可將朕意諄切諭之伊年高體弱不宜過於悲戚況六十不毀載在禮經若能仰體朕心時思朕訓護惜此身為國家出力

伊母有知亦必深慰斯為忠孝兩全倘過哀以致毁瘠則有負朕恩矣爾等並傳諭膳房侍衛永壽攜茶飯往

賜

二十五日吏部遵

旨將江蘇布政使鄂爾泰等議敘具奏奉

上諭鄂爾泰著加二級鄂爾泰布蘭泰平素居官實心辦事聲名既優又將應得之項急公備用是以朕降旨交部議敘若各省大吏不識此意謂急公即得議敘苛索

妄取致累該屬官民則是其居心全不如此二人此端斷不可開可將此令督撫司道各員知之

二十六日奉

上諭羅殷泰具摺奏稱松潘打箭爐口外各處建造城工無著銀兩曾通詳督撫未經具題又軍需冒費皆推諉於王景灝等羅殷泰係允禵妻兄由吏部文選司郎中經隆科多保題因用為按察使又補授布政使三年有餘並未陳奏一事初則逢迎年羹堯繼又迎合王景灝

地方應奏事宜瞻顧畏避不肯直陳今聞離任來京恐接任官員查出伊任内情弊揭參始具摺陳奏羅殷泰朕曾准其摺奏如果當時申詳督撫請其具題督撫不題伊何不自行奏聞其偽罔顯然情由可惡且摺内前稱撫臣王景灝後又稱蔡撫院官同而書銜書名各異甚屬怪誕奇異君上之前如此信筆漫書可乎朕前曾降旨令羅殷泰來京今觀其奏摺伊任内錢糧不清之項甚多伊不必來京著行文法敏會同佛喜程如絲將

伊一切未清之項徹底清查據實奏聞勿得徇情隱匿
羅殷泰與法敏原有親誼朕所素知法敏亦曾奏過此
事若法敏少瞻顧親情黨庇隱匿不據實查奏定行重
治其罪松茂道孟以恂曾令其往巴里坤地方代王全
臣辦理軍需今王全臣既已發回孟以恂著仍回四川
清理伊經手錢糧建昌道安定昌曾著來京今羅殷泰
未清之錢糧伊亦曾經手著查其起程日期行文前去
如離京已近則令其來京再行前往如起程未久離四

川尚近令其仍回四川料理未清之項至於凡關係此
案錢糧人員有應質訊者著法敏等一併提問

二十七日

諭戶部朕軫念東省被水窮黎粒食維艱特允山東巡撫
陳世倌之請於大清河興工疏濬令乏食小民得力役
之資為餬口之計今天氣和暖土脉鬆潤正施畚鍤之
時去秋該撫奏請設廠煮賑目下赴工者衆粥廠可以
停止但念此就食小民其中豈無老弱殘疾不能赴工

者煑賑既停麥秋之期尚遠此輩窮無所歸之人或仍至失所朕心深為惻然應行文山東廵撫陳世倌將不能赴工之窮民查明若干每日仍給與升合之資俟至麥收後停止所用銀兩俱作正項開銷該撫嚴飭各州縣官務期實心奉行以副朕養育百姓之至意爾部速遵諭行

又

諭戶部山東去秋被水州縣其應輸漕米朕於部覆緩半

之外敕令該撫查被災尤甚之處將漕項全緩但念各州縣應給兵糧例不在緩徵之內軍儲固為緊要而被災黎庶於粒食之餘責其輸納糧米未免艱於措辦爾部行文山東巡撫陳世倌著於起運雍正三年漕米內截留五千石以為支給兵糧之用倘有餘剩即留為下年兵米其支給米石俟秋收後徵補還項庶兵糧無悞而民力可紓矣爾部速遵諭行

二十八日河南巡撫田文鏡奏報漕船出境奉

上諭從前田文鏡請將直隸大名府屬之濬滑內黃三縣改隸河南省衛彰二府經九卿議覆朕降旨准行時李維鈞內懷私心欲阻撓其事繕摺奏稱豫省漕糧應改於小灘開兑三縣無庸改隸朕硃批諭旨發與李維鈞小灘開兑之說先經詳議難行因而中止今若將此摺發與河撫再議伊必固執前議徒令朕疑田文鏡耳於事無益但將三縣歸併豫省明歲自然明白矣今田文鏡奏報豫省漕糧船隻於雍正四年正月十七日盡出

豫境歷年豫漕俱於五六月間方得出境今歲如此迅速可見從前實因地屬他省呼應不靈沿河官弁亦皆漫不經心故致每年遲悞朕諭旨所云明歲自然明白者今已明白矣田文鏡實心籌畫辦事可嘉著交部議敘李維鈞當時身為封疆大臣乃借攺兌小灘為名惑亂國事是何意見著伊明白回奏

二十九日

諭江蘇廵撫張楷朕每見蘇松漕米虧空案內一經承名

下侵蝕至二三千石訪問其故則糧重倉多之處州縣官不能兼顧每點派收書經管收納所收民糧除丁兑外原有斛面餘米存留在倉遂有糧户將應納米石私相折銀收書將餘米抵算追收折旣多倉内餘米不足以補而所收米價又已隨手花費以致虧空漕項此不可不嚴立條禁也嗣後收書有侵蝕漕米者該州縣詳參後審究確實按其米數即當照監守自盜律治罪并將僉派收書之員題參議處其侵蝕米石查明收折之

糧户著於各糧户名下追補庶可懲猾吏而警愚民著即議奏至各州縣所收倉糧丁兑之外倘有贏餘令該州縣報明存貯公所為修理常平倉厫之用再有餘剩歸入常平倉以佐賑濟該撫嚴飭蘇松二府各州縣實心奉行倘有借餘米名色加收斛面遺累小民者定行重治其罪決不少貸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四十二至四十五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裘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周雲翮

謄録監生臣儲夏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四十二

雍正四年二月

上諭十三道

初十日奉

上諭朕前為烏梁海人等特降諭旨發兵駐防朕復詳思克木克木齊克地方之烏梁海人等俱係策凌旺布博貝屬下其來歸之科羅爾貴等現交博貝撫綏存恤居之

公所此等人向在喀爾喀邊外樹内打牲為生而與準噶爾所屬之烏梁海接壤且不惟與準噶爾相近又與俄羅斯連界必當輕徭薄賦俾伊等生計饒裕乃為有益此等樹内打牲為生之人愚無知識萬一策妄阿喇布坦設計愚誘或興兵擄掠雖地屬彈丸人極微賤而倘被侵犯即與蒙古王貝勒之部落一體豈可漫不經理置之不問永遠之計所宜預籌覲策妄阿喇布坦奏章其意於烏梁海每飯不忘將來未必無乘間侵犯之

事今茲夏月我師現在忒斯等處遊牧朕欲乘此遣大
臣一員攜帶布帛茶葉等物同王策凌旺布貝勒博貝
或親至克木克木齊克地方或於附近烏梁海之湯努
忒斯等處齊集伊等為首之人分別賞賜明示朕意曰
皇帝軫念爾等民生特命前來傳旨曉諭爾烏梁海人
世居樹內以打牲為生遇力强者即為納賦由來舊矣
今爾等既納貢賦於蒙古王貝勒等即為朕之屬國所
居與俄羅斯準噶爾邊界甚近據今差往準噶爾使臣

回奏策妄阿喇布坦云克木克木齊克地方之烏梁海人等向俱為伊之屬下甚恨爾等等語皇帝恐爾等受伊侵害故特遣大臣傳諭預為防備且念爾等生計艱難施恩賞賜爾等嗣後遠設營哨盡心防禦策妄阿喇布坦所屬之烏梁海與爾等接壤宜不時探察再俄羅斯亦與爾等甚近倘伊國人等侵爾邊界造屋種地立即報知汛地轉報將軍即使策妄阿喇布坦侵害爾等將軍早聞便可發兵救助倘策妄阿喇布坦兵多事起

倉卒爾等力不能當即攜帶妻孥牲餼暫移入內邊遊
牧若賊兵無多爾等酌量己力可以殄滅即殄滅之與
其畧不設備致策妄阿喇布坦忽來見侵刼掠牲畜殺
傷人民何如早備之為善也皇帝又軫念爾等生計特
命爾主王貝勒等減爾貢賦將所減之數皇帝動支國
帑賞賚爾主期與爾等生計有益爾等誠能感戴國恩
恪遵訓旨固守地方探察詳報朝廷恩賚自必有加無
已等語策淩旺布博貝同命往大臣如此詳悉曉諭伊

等再於伊等中揀選老成服衆之人作為首領令其守望相助其遇有緊急事務作何知會傳報之處亦著詳細定議開示伊等伊等果能深知利害感佩恩澤則必輸誠効力從此邉圉益固矣議政王大臣會議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去歲畿南被水深軫朕懷雖截漕發粟賑糶頻施然猶恐小民甫經災沴之後無力供輸是以又特降諭旨將雍正四年錢糧通省俱令緩徵夫今年錢糧尚且緩

徵則從前未完之項豈有轉行急徵之理今聞地方官竟有仍追比前欠者漠視民瘼莫此為甚深負朕憂念斯民之至意著傳旨直隸總督速飭各地方官凡一切舊欠錢糧一槩緩徵其所有兵餉工料各項需用之處俱動藩庫銀兩撥給不得短少扣尅如地方官仍有私徵等弊一經察出定行從重治罪

又理藩院議奏歸化城都統丹津等奏請引見官員每缺送四五人引

見之處應不准行奏
上諭此等人若係佐領內推陞者著照爾等所議只送二
人前來若係於叅領及閤旗內揀選者著照伊等所請
將送來人員引見擇其可用者照缺補用其餘亦擇其
可用者記名俟缺出錄用如此不致往返勞苦而伊等
亦得瞻仰朕顏矣

十六日

諭宗人府魯賓人原甚不及昨將允禩之事於衆人前問

伊見其舉動狂悖原欲將伊正法因伊無兄弟子息朕
不忍絶伊後嗣寛免其正法諭令禁錮高墻爾衙門奏稱
無應襲伊貝子之人朕令爾等往問魯賓據爾等奏稱
魯賓甚是惶恐並非前日舉動且又耳聾據此將伊正
法之旨伊或未聞所以如此伊之職銜既無應襲之人
著將魯賓寛宥降授輔國公以觀其行走伊之佐領縱
留與伊伊亦不能約束俱撤回置之公處
十七日刑部奏安徽廵撫魏廷珍題報涇縣户書王

時瑞等假印私收錢糧並不嚴審確情按律定擬祇以追變家產著落各官賠補為辭應行令該撫覆審具奏奉

上諭此事部駁是魏廷珍前任湖南巡撫時甚屬柔懦不能整頓地方是以將伊調回去年安徽巡撫員缺朕因一時不得其人故將魏廷珍補授伊赴任之日朕切加訓諭伊在朕前奏稱力改舊習今觀伊所辦事件仍然瞻徇姑息可見言行不能相符著嚴飭行

十八日

諭步軍統領阿齊圖内務府總管常明京城内外河道汝二人總管修理南苑池水出入閘口若稍覺狹隘應即培高或添設閘口其外城一帶河道亦甚緊要務宜疏濬俾直抵大通橋

十九日

諭各省督撫提鎮凡文武官員赴任之時朕俱令其進見面加訓誨冀其有所遵奉以盡職守又恐其在外紀載

傳播粉飾誇張故令繕寫呈覽其不能紀述者亦不强其繕寫但不許私自紀載傳播屢次諭旨甚明近見武弁數員由侍衛出身者所寫面奏之諭旨詞句鄙俚意指乖謬粗率孟浪甚可駭異此等人員皆由督撫提鎮保送而來朕見其外貌技勇可用遂授以偏裨之職原不能知其存心如何今觀其陳奏之粗率孟浪如此則在外必借曾充侍衛曾戴藍翎之名誇張恩遇傲上凌下恣意妄行若該管上司為其所愚不加約束懲戒則

大非整飭官方之意矣各省此等人員著督撫提鎮時時留心訪察若居官不職或狂妄生事即按其所犯輕重參劾治罪毋得稍有瞻顧徇隱

二十日奉

上諭去年朱家口潰決之處齊蘇勒曾向何國宗云此處堵築非難欲令何時合龍皆可剋期但須俟下流疏濬方令決口合龍為善續於冬底齊蘇勒摺奏朱家口決口已經合龍越一二日又奏稱因氷凌衝擊復決數丈

現在督率堵築等語又據張楷奏稱決口工程須用物料一時難以完備等語今屆深春桃汛已過彼地情形如何齊蘇勒並未奏報或因水勢不便即令合龍或物料不足供用或另有緣故著速行文齊蘇勒令其詳悉奏聞因不久又屆秋汛之期朕心軫念故降旨詢問

二十二日奉

上諭人臣事君須明大義固不可矯情立異尤不可挾私黨同習氣陷人流而不返每至乖於大義皆由察之不

早挽之不力也八旗漢軍向來惡習好通聲氣凡內外文武官員無論平素識與不識一登仕籍必信息相通互相袒護雖其初意不過矜名圖利然積久不改種種偏私固結害正誤公漸成大惡矣夫立身事主豈有二理若果能孤介一秉至公自然能獲乎上否雖竭盡心力徒然敗品喪名而且犯義攖法況此輩邀結原非至誠利則同爭害則各避究何益乎夫同此固結之心也於君則為忠於友則為黨忠則為君子且賞亦必及之

黨則為小人而罰亦必及之雖至愚之人亦未有不欲為忠良之君子而甘為匪黨之小人以避賞就罰者也毫釐之差天淵之判可不慎歟或有云人非聖人誰能無私又云瞞上不瞞下此等陋諺不知出自何典爾等既登仕籍奈何為此市井無賴之談以自絕於聖人而願為有私瞞上之人耶况朕之才識未必不及爾等從前局外旁觀三四十年矣一切情態知之甚悉汝欲瞞上而上究不能瞞汝不瞞下而下實互相瞞也深可憫

歎漢軍中公正不阿之人朕皆委任信用深荷恩榮如楊宗仁一生持身剛介雖既歿之後尚屢邀朕恩亦未見受孤立之害也爾等若咸能實心遵朕訓諭效法正人必寵渥厥身慶流後裔若面是心非不能悛改惡習不但身遭黜罰此風不息後人效尤必且貽害子孫嗣後各宜公忠自立共絕攀依官無論崇卑惟盡已職事無論大小惟盡已心人人皆能孤介則衆孤介和合而成一德同風之盛矣勉之勵之

又奉

上諭漢人為外官者俱廻避本省朕思漢軍之在直隷亦當如漢人之廻避本省也直隷去京城甚近漢軍之親戚友朋散處直隷所屬之州縣且伊等之莊田地土亦多分隷其地難保無請託牽制徇私報怨等弊嗣後應照漢人廻避本省之例漢軍停其在直隷做官令於别省各缺銓用著九卿速議具奏

二十八日

諭各省督撫提鎮雍正三年四月內浙江黃巖總兵馮廷
輔保送右營遊擊任尚禮進京引見奏摺內稱任尚禮
操守亦非臨財不苟之人但地方陋規已革將來自然
肅清其人操演得法諳練營伍尚係海疆能員等語比
時引見朕見其人亦屬平常即註於收藏名摺之下今
宜兆熊條疏內據馮廷輔揭報任尚禮自上年八月內
引見回黃巖之後頓改前操復肆故智需索苛求剋蹟
昢著等語任尚禮又復揭報馮廷輔串通婪扣等情此

案現在降旨交與該撫審訊連年以來朕令督撫提鎮等保送屬下武弁進京引見若該上司奏摺内有某員操守平常字樣朕於召見該員之日必將該上司所奏諭伊知之與其洗滌前愆悛改故習以圖後效無非愛惜人材之意乃間有不肖之員於回任之後以上司既有貶抑之詞心懷怨望遂與上司日漸參商或又以平時操守不謹既為朕所知將來難望上進遂志氣隳頽見利忘義此亦武人難免之情態斷無有素日操守謹

慎而陞見之後反改前操者也凡督撫提鎮等保送人
員朕不過觀其外貌技勇遂分别補用原不能知其存
心如何豈能保其將來即督撫提鎮等所保送之人朕
看來平常庸陋者亦多但伊等任内未嘗顯有過犯該
管上司又未參劾朕亦姑且容留而試用之至上司之
於屬員亦有先保舉而後參劾者或係屬員改操前後
迥異或始初保舉時出於情面本非真實故易至敗露
此等均未可定嗣後該上司保送人員務秉公心勿存

私意倘伊等陞見擢用之後改易前轍即當據實叅奏勿謂朕曾擢用有所瞻顧勿謂已曾保舉回護前非總以大公至正無偏無黨之心處之則賞罰明而屬員知所勸懲矣又如武弁陞見來京朕念其貧寒俱加賞賜此乃格外之恩若伊等不知感恩圖報回任之後有過犯叅革者除按律治罪外賞賜之物著一併追出以示懲戒

二十九日奉

上諭朕從前以比年直隸雨水過多田禾歉收米價騰貴令盛京及口外地方嚴禁燒鍋已下諭旨今聞盛京地方仍開燒鍋盛京口外蒙古交界之處內地人等出口燒鍋者甚多無故耗費米糧著議政大臣定議嚴行禁止

三十日大學士九卿等奏食侍講俸之錢名世作詩諂媚年羹堯革職治罪奏

上諭據九卿議奏將錢名世革去職銜交與刑部從重治

罪向來如錢名世何焯陳夢雷等皆頗有文名可惜行止不端立身卑汙所以
聖祖仁皇帝擯斥不用置之閒散之地而錢名世諂媚性成作為詩詞頌揚奸惡措詞悖謬自取罪戾今既敗露益足以彰
聖祖知人之明洞悉隱微纖毫不爽但其所犯尚不至於死伊既以文詞諂媚奸惡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詞為國法示人臣之炯戒著將錢名世革去職銜發回原籍

朕書名教罪人四字令該地方官製造匾額張掛錢名
世所居之宅且錢名世係讀書之人不知大義廉恥蕩
然凡文學正士必深惡痛絶共為切齒可令在京現任
官員由進士舉人出身者彷詩人刺惡之意各為詩文
紀其劣蹟以儆頑邪并使天下讀書人知所激勸其所
為詩文一并彙齊繕寫進呈俟朕覽過給付錢名世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四十三

雍正四年四月

上諭二十道

初二日户部等衙門議奏原任直隸總督李維鈞侵蝕俸工銀十四萬八千餘兩勒限追賠奉

上諭九卿議將李維鈞侵蝕俸工銀兩勒限五年追完若限滿不完或不足數照侵蝕例治罪等語但五年限滿

分毫不完然後治罪於錢糧何益此等缺欠錢糧勒限追賠事件應將所欠銀兩數目按所勒年限計算一年應完若干倘一年應完之數不完如何治罪年限已滿不能全完又如何治罪之處分別定議方是將本發還著另行定例具奏

十一日禮部議覆江西巡撫裴𠊎度奏請揀選一人為白鹿書院掌教應不准行奉

上諭據裴𠊎度奏請揀選一人為白鹿書院掌教部議不

准行甚是朕臨御以來時時以教育人材為念但期實有益於學校不肯虛張課士之美名蓋欲使士習端方文風振起必頼大臣督率所司躬行實踐倡道於先勸學興文孜孜不倦俾士子觀感奮勵立品勤學爭自濯磨此乃為政之本至於設立書院擇一人為師如肄業者少則教澤所及不廣如肄業者多其中賢否混淆智愚雜處而流弊將至於藏垢納污如釋道之聚處寺廟矣若以一人教授即能化導多人俱為端人正士則此

一人之才德即可以膺輔弼之任受封疆之寄而有餘此等之人豈可易得當時孔子至聖門弟子三千餘人而史稱身通六藝者僅七十有二其餘不必皆賢況後世之以章句教人者乎是以朕深嘉部議不肯草率從裴徫度之請也其奏請頒發未備之典籍亦不知未備者是何等書不便頒發至於奏請特賜匾額當年既經
聖祖仁皇帝賜以御書今朕亦不必再賜

十二日怡親王奏請復設正定總兵官奉

上諭據怡親王奏請復設正定總兵以資控制以靖地方等語此事從前曾有人條陳伊都立亦曾具奏朕因關係直隸設官事務降旨詢問李維鈞彼時李維鈞妄持異議故爾中止今覽王奏甚為明晰實有益於畿輔地方著照所請復設正定總兵官即以南營叅將張起鵬補授其添改將弁抽調兵丁之處該部察例詳議具奏

十三日奉

上諭督撫提鎮俱係朝廷簡用之大臣其因公晉接自有

一定之禮儀不應過卑過亢以違制度乃間有不肖督撫倨傲妄行而不肖提鎮遂卑躬屈節以行其諂媚者如年羹堯當日視提鎮等如同奴隸每令其披執進見常鼐在江南時自坐於中而令兩司侍立於旁此皆妄誕不法之甚嗣後督撫提鎮相見務遵會典所載一定儀注倘有違例披執者一經發覺定將倨傲諂媚之人一同治罪又屬員謁見上司遇應穿公服之日只用補服不許擅用朝衣向日屢申明禁而近來仍有違背不

遵者甚屬無恥可惡今曉諭後若再有此等一經察出必加重處以正國典

十四日

諭九卿怡親王陳奏畿輔西南水利情形並繪圖進呈朕披覽甚為明晰著交與九卿會議具奏怡親王等於去冬今春奉命查勘水利情形前後往返三月餘而於直隸地方東西南三面數千里之廣俱身履其地不憚煩勞凡巨川細流莫不窮源竟委相度周詳且因地制宜

準今酌古曲盡籌畫以期有益於民生公忠為國實心辦理甚屬可嘉何國宗等同事多人前往查看運河將及半年之久所清不過數河而小丹河一節何國宗與田文鏡各持意見彼此參差不肯虚心商酌以濟公事今又仍持兩議爭論具奏較之怡親王何如衆人自有公論也

又南陽總兵董玉祥奏前任總兵佟世鏻營伍空糧並未派補兵部議覆具奏奉

上諭前據佟世鏻摺奏營伍空糧及上下衙門占役俱已派補及降旨令董玉祥詳查據董玉祥奏稱佟世鏻在任並無派補之事等語此處只應議佟世鏻奏事不實之罪令部議將空糧行令該鎮查明補足報部并將虛冒各官嚴行查叅似此則因佟世鏻一人獲罪而牽累衆人朕心不忍况補足空糧凡屬奉公守法之武官自然如此辦理不必更待部議又康熙六十一年因軍政派銀四千一百餘兩既係李永陞任内之事李永陞自

認賠補其從前軍政之各鎮臣既已歷年久遠難以查議又在恩赦以前何必牽入本内又如佟世鑄李永陞名下應追銀兩並未定有限期所議種種不合甚屬草率著再議具奏至追出銀兩不必交部著發往河南交與該鎮於營伍中公用

又西安巡撫圖理琛奏陳軍需事宜奉

上諭圖理琛奏請動用存庫銀六萬兩採買豆草以為西安兵丁備用等語圖理琛向任廣東布政使時密奏不

准官兵預支俸餉廣東及各省原有歲暮預支兩月錢糧之例伊亦固執不行以致兵丁度歲艱窘怨謗繁興撫臣年希堯強之而後給發隨經具摺奏聞比時朕恐圖理琛在廣東未必相安故改調西安旋因西安巡撫缺員遂爾擢用今圖理琛奏請預支銀兩採買豆草以備用是圖理琛為布政使時則但知有錢糧而不知有兵丁今為巡撫又但知邀兵弁之歡心而不復計錢糧之出納身為大臣乃偏執已私遂致前後大相矛盾況

雍正元年題定兵馬草豆折銀之例悉照酌中之價若遇豐年價賤兵丁可得餘銀若遇歉年價貴許該管上司題請增給是兵丁原無歉年匱乏之虞今西安兵丁之豆草請預買以備用則他處兵馬之豆草獨不當預備乎圖理琛身在西安即欲加厚於西安之旗標兵丁豈此外兵丁皆不當蒙恩乎若一視同仁使天下兵丁皆有備用之豆草其事果能行乎將此即著圖理琛晝一定議具奏文武大臣各有職任彼此不得干預西安

總統滿洲兵馬乃將軍之事延信以宗室而為將軍經理軍務乃其專責圖理琛此奏即有益於兵丁亦當與延信商妥同奏今妄憑臆見獨自敷陳顯欲侵將軍之職掌甚屬僭越非體延信既在同城圖理琛此奏自必知之乃知而不阻亦屬不合

十五日

諭各省正副考官朕御極以來屢次開科取士凡屬考官皆擇其人品端方素行謹恪者為之而諸臣果慎守法

度洗滌弊端各省榜發士林皆無異議但聞試官之内偶有學問不及而所取之文未盡滿人意者是以去年朕將在京科目出身官員應開列正副主考者通行考試分別等第記名以備簡用今鄉試屆期將記名人員製籤命往使典試事夫文行原無二理豈有文藝優通而品行卑劣者況國家以文章取士爾等以文章發科今膺鑑衡之任若文優而行劣使天下之人謂文章一道全無足憑則是爾等讀書通籍反為名教之罪人國

法尚可容乎料爾等必無此事但朕慎重科場大典不得不諄諄告誡爾等其共加勉勵勿負朕心

十六日福建廵撫毛文銓奏報琉球國進

貢謝

恩奉

上諭從前安南等國遣使來京朕曾降旨令經過地方於一切供給食用之物酌量加增令其充足今琉球國使臣前來著照此一體加恩可行文諭該地方官知之

十八日奉

上諭貝勒滿都護庸鄙卑污所以

皇考聖祖仁皇帝不令承襲貝勒而用伊弟海山其後海山
獲罪禁錮無應襲之人不得已方令伊承襲屢蒙

皇考聖祖仁皇帝厚恩官至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管理
正白旗三旗都統事務伊並未盡心辦理一事竭力恪
供一職不但不思圖報

高厚之恩反入允禩允禟允禵保泰蘇努阿靈阿鄂倫岱之

黨實為深負我

皇考之人朕雖知之甚悉然朕即位以來特望伊悛改諄諄教誨加以深恩令伊在總理事務處協同行走如此加恩伊毫無竭誠効力改悔前非之意惟欲阻撓政事搖亂人心陰險奸偽無所不至從前不孝於父不友於兄弟衆所共知實為黨與中之巨魁伊並不知朕之心迹可令伊每日侍從行走朕亦欲悉其性情也

又奉

上諭去歲畿南被水朕軫念民生除截漕賑濟種種加恩外又特命怡親王等親身前往查勘地理情形以除水患以興水利今一切工程事務雖有分發効力人員但地非素經人非素轄恐有呼應不靈之處必得本處地方官公同實心協辦始克有濟且事權必欲專一方可奏功凡直隷地方文武官於水利事務務須與分發効力人員秉公和衷協助如有漠視推諉及阻撓者俱著怡親王題參有實力奉公者亦著怡親王保題

十九日奉

上諭朕從前曾降諭旨凡遇理事之日若有大風雨雪著在京官員等即不必來圓明園朕自改期另傳昨日原擬今辰理事乃夜來下雨朕即思傳諭諸臣不必前來及入往諭時而城中官員俱已行至西直門聞旨始行回去昨夜既有風雨在京大臣等理應遵照前旨知會不必前來何必多此往返嗣後有特旨所傳之官員若有風雨無阻字樣則不論風雨即著前來若朕御門理

事之日遇有大風雨雪伊等即互相傳諭停其前來

又刑部議覆已故都司郭大受虧空著落從前出結

各官分賠奏

上諭郭大受自康熙四十一年至康熙五十二年虧空錢糧今家產已盡行賠變所有未完銀五千四百餘兩部覆著令從前歷年曾經出結保題之各該督撫藩司等分賠但事經十有餘載官至一十七員其應否照議分賠之處著九卿確議具奏

二十日奉

上諭昨據總河齊蘇勒奏報四月初九日朱家口漫口水勢陡長致將東岸壩臺大埽蟄陷九箇目下正在防守修築等語黃河水性無定將來或有漫溢河水旁引恐有奪河之患關係甚為緊要齊蘇勒在工年久歷練老成清慎勤三字均屬無愧朕所深知但年已望七恐精力稍減河務勤勞思慮有不及處兩廣總督孔毓珣素諳河工事務伊從前屢請陛見今准其來京著先至河

上詳勘水勢協同齊蘇勒將河工一切修理事宜細加商酌妥議後請旨來京兩廣總督印務著兵部侍郎阿克敦前往署理孔毓珣俟阿克敦到廣後起身

二十一日奉

上諭吳孝登係旗下進士蒙

聖祖仁皇帝教養深恩拔置翰林令在內廷行走乃伊怠惰性成又復鑽營多事行止卑污聲名甚屬不堪及朕即位以來尚望其悛改故祇令停陞未加處分乃伊不改

前愆且怨望之意形於辭色今奉旨作詩刺錢名世而用意措詞俱屬悖謬情甚可惡著革職發往寧古塔披甲當差陳邦彦平日行止不端卑污下賤今遵旨作詩又謬誤舛錯陳邦直為人輕浮而詩亦乖謬陳邦彦陳邦直俱著革職發回原籍令地方官約束不得出境生事項維聰文理不通之極前在會考府辦事亦屬平常且朕詢問工部堂官伊等亦稱項維聰在部並不實心辦事項維聰著革職發回原籍余甸徐學柄吳延熙莊

松承孫兆奎王時濟等所作之詩俱浮泛不切著將原詩發還本人另作進呈

又河道總督齊蘇勒奏報河水陡長急請修築奉

上諭據奏黃水陡長以致東岸壩臺大埽蟄陷其未動之埽現今包裹堅固知道了齊蘇勒歷來在工備極勤勞伊高年之人今見埽箇蟄陷必至晝夜焦急朕甚憐之但此時勉强施工將來伏汛秋汛水勢漲漫恐又不免衝決著行文齊蘇勒令伊酌量本地情形倘一時難以

施工俟夏秋二汛過後再行修築不必急廹

二十二日奉

上諭弭盜之法莫良於保甲朕自御極以來屢頒諭旨必期實力奉行乃地方官憚其繁難視為故套奉行不實稽查不嚴又有藉稱村落畸零難編排甲至各邊省更藉稱土苗雜處不便比照內地者此甚不然村落雖小即數家亦可編為一甲熟苗熟獞即可編入齊民苟有實心自有實效嗣後督撫及州縣以上各官不實力奉

行者作何嚴加處分保正甲長及同甲之人能據實舉首者作何奬賞隱匿者作何分别治罪其各省通行文到半年以内被舉盜犯可否照家長自首之例暫治以輕罪舉首之盜倘有從前未經發覺之案地方官可否從輕處分以免瞻徇畏縮著九卿詳議具奏再盜案疏防文武各有處分雖著有成例但中間事情尚有分别凡山海大盜聚衆多人土獞苗蠻成羣刼奪及響馬老瓜等賊聚有窩穴勢難擒捕者當責之弁兵如久無緝

獲則文武一例處分情罪俱當若盜止十人以下蹤跡散處者則捕役力能擒制雖事發潛逃亦能蹤探而營汛弁兵各有職守勢難遠緝此等盜犯似當專責州縣武職處分可否酌量從輕庶情法得平中無枉抑著九卿一併確議具奏

二十三日署山西巡撫高成齡題報平遥縣盜犯越獄奉

上諭魏二係為首惡盜知縣高大有並不嚴行監禁竟致

越獄脫逃殊屬不合著交與該撫並高大有務將魏二拏獲如不能拏獲將該撫議處高大有從重治罪至奏疏内稱高大有因公出境並未聲明前往何處著將高大有因何事派委前往何處等情交與該撫察明具奏倘有徇隱將該管各上司一併治罪再各省似此奏稱因公出境者甚多此内每有上司官員瞻顧情面受屬員請託掩飾具奏等弊部中不行詳察即照該督撫所請議覆以致地方官員俱漫不經心疏忽怠玩此等應

如何分別議處之處著九卿定例具奏

二十六日户部議駁署四川巡撫羅殷泰奏請禁革紳衿優免差徭奏

上諭向來徵收錢糧每有地方私立儒户宦户名色偏累小民已經降旨嚴禁而丁糧差徭或借紳衿貢監之名包免巧脫情弊多端羅殷泰所奏禁革紳士優免之處固屬太刻而部議但就其錯處指駁其餘未曾詳議亦屬朦混著九卿詳議具奏

二十七日河南廵撫田文鏡題銷耗羨銀兩製造盔

甲奉

上諭前經該撫田文鏡動支耗羨銀兩製造河北鎮各營盔甲工完咨部工部駁回令其具題田文鏡遂照部議具題前來夫耗羨銀兩與營伍中數分公糧存貯公所原為本省本營之中或有公事需用或為各官養廉使地方營伍備用有資不致派累兵民乃通權達變之法其來久矣並非正項錢糧之可比也邇來督撫提鎮中

小心拘謹者恐目前經手將來無以自明具摺奏請咨部以記出納原係見小之舉該部祇應存案此並非開銷正項錢糧也田文鏡先曾摺奏朕批示甚明今因製造盔甲咨部部中並不請旨即駁回令其具題工部堂官甚屬錯謬不識大體而田文鏡不行詳察遂照部駁具題前來甚屬不合此本著發還田文鏡著嚴行申飭工部堂官著交部察議此時若將耗羨銀兩俱比照正項具題報銷相沿日久或有不肖官員指耗羨為正項

而於耗羨之外又事苛求必至貽累小民此風斷不可
長倘他省再有似此具題者内閣將本發還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四十三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四十四

雍正四年五月

上諭十七道

初一日刑部議奏准管理察漢叟兒等處糧餉巴泰等所奏種地贖罪之郭三瞎等二十人年老病廢無以資生派與種地官員養贍奉

上諭郭三瞎等二十人雖係重罪發遣之犯但伊等在彼

處地方並無不法及逃回等事今既實係年老殘廢不能耕種情有可憫著行文巴泰詢問伊等有願留彼處者即給與種地官員分養有願回故里者著巴泰遣人送部令其回籍

又川陜總督岳鍾琪奏寧夏駐防滿漢兵丁俸餉請分別折給奉

上諭從來滿洲兵丁性情質樸奉公守法不知爭論財物占人便宜亦未聞於該管上司前有控告錢糧等事歷

來風俗如此衆所素知昔年福州漢軍駐防兵丁因爭
競馬乾錢糧一事
聖祖仁皇帝尚將為首之人重懲附和之人分别治罪蓋恐
其漸成惡習故用法以儆將來也每見旗人為上司則
往往袒護旗人亦有故意刻待旗人袒護漢人以示公
者漢人為上司又往往袒護漢人亦有故意刻待漢人
袒護旗人以示公者此等識見度量皆屬卑小非大公
至正之道也朕君臨天下一視同仁惟期事事公平不

肯稍有偏向如滿洲駐防兵丁其所得錢糧馬乾等項較緑旗兵丁為多此非厚待旗人也葢緑旗兵丁係土著之人經營度日稍覺容易滿洲兵丁則於錢糧之外無所資藉故特加恩惠以養贍之旗兵既有多得錢糧之處則不應復占緑旗之分例令川陜總督岳鍾琪疏稱據布政司鍾保詳稱寧夏滿兵初到採買米石草束實難請將夏朔二縣實徵草束盡給滿兵以折價給與緑旗兵丁又請以額徵一萬五千石之米盡給滿兵亦

以折價給與綠旗兵丁此奏甚屬錯謬若云折價足敷採買之用則綠旗可以採買滿兵即可以採買且地方官亦可以採買矣若云折價不敷則滿洲不敷綠旗亦即不敷矣兵丁同為朝廷豢養之人滿洲素性尚義輕財豈肯奪綠旗兵丁之利以自便其私乎據云詢問綠旗兵丁綠旗兵丁亦欣然樂從凡辦事祇論理之當行與否若於理當行豈因綠旗兵丁不願而遂停止乎若於理不當行而綠旗兵丁即便情願在綠旗兵丁固屬

可嘉獨不計及滿洲兵丁之顏面乎又岳鍾琪疏稱鍾保詳稱所需白米每石以一兩五錢折價為數無幾等語國家有一定之經費若屬應用則數千數萬亦不為多若不應用則一絲一粟亦宜察核豈有因數目不多而遂可任意增添乎況為數不過七百餘金即將此分與三千人衆為利幾何而令滿兵徒受與國家較量錙銖之名是愛之乎抑害之乎今岳鍾琪鍾保既稱滿兵新到採買米草甚難朕思鍾保身為藩司料理軍餉乃

其專責著將滿洲兵丁所需米石草束交與鍾保管理
採買散給兵丁不得使兵丁稍有虧缺若少有借端貽
累地方朕必加以重處俟辦理數年兵丁住久熟習之
後再行奏聞令兵丁各自採買近日聞得寧夏新駐防
滿洲兵丁因該管官員等備辦公事扣除伊等銀兩遂
越例赴總督岳鍾琪處控告此無恥之風滿洲兵丁從
未之聞著察出為首之人治以重罪

初二日奉

上諭嘗見滿洲為上司則以滿洲為可信任漢人為上司則以漢人為可信任漢軍為上司則以漢軍為可信任不思身為大臣其所管轄之人各色俱有一有偏向則諸事皆不得其平何以服人心而理庶務前朕令陝西督撫提臣各保遊擊一員守備一員送京引見朕以陝西武弁可用者甚多而征討杲子山等處又多効力有功之人地方大臣當從公保薦以副朕留心人才之意乃圖理琛於遊擊内將查爾扈保送前來查爾扈由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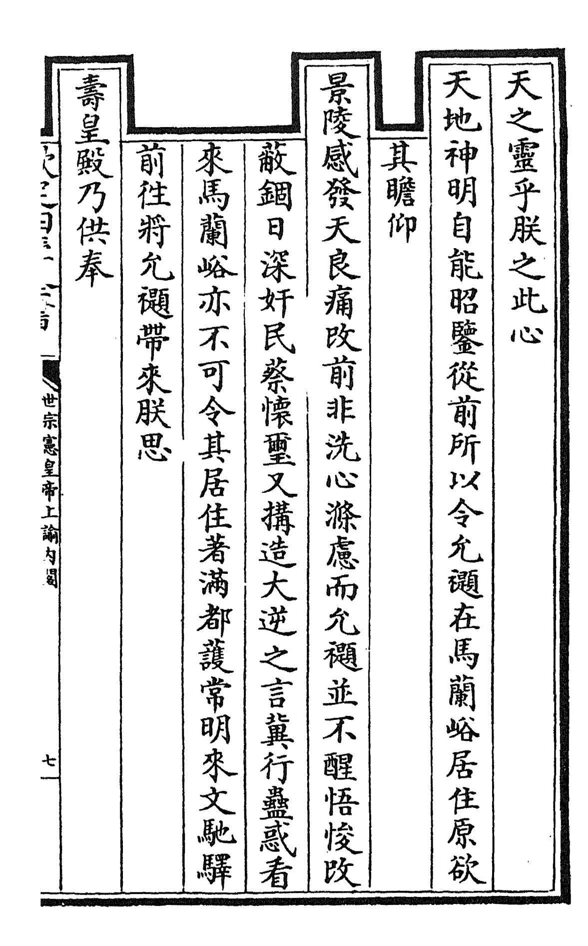
正元年進士曾在乾清門侍衛行走用為陝西撫標遊擊滿洲在陝為綠旗武官者只有查爾扈一人而圖理琛即將伊保舉豈此外遂無可保舉者乎且查爾扈係朕深知熟識之人又何必令其進京引見著兵部行文前去於沿途遇見查爾扈即令其回任又潼關修造滿兵房屋延信圖理琛特差旗員四人前往監造若云滿洲房屋漢官監造未必合宜何妨指示規模令其照式為之而必欲差委滿洲又言不致侵蝕浮冒之弊此即

明以漢人為不可信用而以滿洲為可信用有意偏向之明驗矣著交與延信圖理琛不時稽查若所差旗員四人不善辦理或有侵蝕浮冒或在地方生事滋擾朕少有所聞定將延信圖理琛一併從重議處從前年羮堯署理大將軍印務將滿洲官員兵丁百計凌賤羞辱領兵征勦鎮海堡時將滿洲功績概行泯沒且加以敗北之名以致人人怨憤此又有意遏抑滿洲者更為悖逆身為大臣一涉偏徇則大乖為政之道將來巳身必

至於禍凡居封疆大任者當深以為戒近日圖理琛所
辦事件多屬昏憒朕深為之慮著嚴行申飭
又諸王大臣等奏允禵悖逆貪婪請行正法其案內
有名人犯一併照律治罪奉
上諭阿其那允禟允禵等結黨營私同惡相濟朕以
宗廟
社稷為重遲迴詳慎費盡苦心而伊等怙終不悛罪惡昭著
朕亦無可如何但允禵與阿其那允禟雖均屬罪人而

允禵為人止於賦性糊塗行事狂妄至奸詐陰險之處則與阿其那允禟相去甚遠止因阿其那允禟多方籠絡允禵墮其術中受其指使不知悔悟設令伊一人獨處則才具庸劣斷不能獨為一事若與阿其那允禟一處聽其愚弄則狂悖恣肆可以無所不為矣朕數十年來於伊等之居心行事知之甚悉若謂朕於允禵獨有所偏徇則朕何以對

聖祖在


天之靈乎朕之此心
天地神明自能昭鑒從前所以令允禵在馬蘭峪居住原欲
其瞻仰
景陵感發天良痛改前非洗心滌慮而允禵並不醒悟悛改
蔽錮日深奸民蔡懷璽又搆造大逆之言冀行蠱惑看
來馬蘭峪亦不可令其居住著滿都護常明來文馳驛
前往將允禵帶來朕思
壽皇殿乃供奉

皇考

皇妣聖容之處將允禵於附近禁錮令其追思

教育之恩寬以歲月待其改悔伊子白起甚屬不堪亦著一

併帶來與允禵一處禁錮其子白敦尚好可封為鎮國

公令在伊家居住蔡懷璽既在家中曾出大逆之言伊

兄何以不行舉首且既將蔡懷璽鎖禁何以復令脫逃

之處著刑部再行究審具奏

初三日奉

上諭從前令各省督撫提鎮將伊本標弓馬嫻熟人材壯健之千總保送來京今所保送者將已用完著兵部再行文各省令其照前再各保一員送來但從前保送各員之内亦有年幼人平常者今見保送之員得以擢用則此次保送懷私而徇情受賄者必更多矣況朕前次所下之旨如千總不得其人准於把總兵丁内挑選即拔補千總保送是合營伍之内俱得挑選豈患無人若令次仍有以平常及年幼之人保送者著將保送之該

督撫提鎮一併議處

初四日户部議覆直隸總督李紱奏請將未被災之

州縣穀石借糶奉

上諭借放倉糧每為地方官掩飾虧空之計且借放之時

往往利歸有力之家窮民不得實沾恩惠直隸倉糧向

來虧空甚多朕知之甚悉今李紱為直隸未報災之州

縣奏請糶借倉糧著派翰林御史部院賢能官十數員

前往會同各該地方官核實監糶著吳隆元余甸總管

查察務使小民均沾實惠其各處糧穀果否實貯在倉
著一併查驗
又三法司議奏呂高毆死親兄依律斬決奉
上諭一家兄弟二人弟毆兄至死而父母尚存則有家無
次丁存留養親之請倘父母已故而兄死弟抵必至絕
其祖宗禋祀此處甚宜留意若因爭奪財產及謀殺故
殺又當別論呂高毆死其兄其家中有無承祀之人交
與該部察明具奏嗣後應如何定例之處著九卿確議

具奏

初七日

諭都察院朕從前每旗特派御史二員令其稽察八旗事務近聞得八旗大臣等於午門前徒有會議之名並不議事以致諸事遲悮御史乃視以為常不行嚴察夫旗務不比部院事件部院事件俱有條例又有限期旗務並無一定條例限期此係朕所深知所以特派伊等令其稽察乃伊等仍行怠惰致令事俱遲悮可將此再行

嚴飭伊等嗣後務加嚴察不可稍徇情面若仍前懈惰必將伊等一併治罪斷不輕釋

初九日奉

上諭從前阿其那允禟允禵等結黨營私每好造言生事凡僧道喇嘛及醫卜星相甚至優人賤隸以及西洋人大臣官員之家奴俱留心施恩相與來往以備其用若欲排陷何人即揑造無影響之言使此等人傳播以黃惑無識見之輩

聖祖仁皇帝深知此輩奸惡時時留心至朕即位以後即有傳言云朕日日飲酒又云朕頻與隆科多飲至更深隆科多沉醉不勝令人擡出即蔡珽自四川到京越數月見朕毫不飲酒曾駭歎奏朕云臣在四川聞人流言皇上日日飲酒今臣到京已久朝夕侍從始知皇上涓滴不飲昨路振揚來京陛見臨行時亦奏云臣聞流言謂皇上即位後常好飲酒今臣朝暮入對惟見皇上辦事不輟毫無酒氣伊等俱忿激為朕不平如此陳奏者甚

多此無他故皆因阿其那允禩素日沉湎於酒朕頻頻降旨訓誡而伊等遂播此流言反加朕以好酒之名傳之天下夫朕若於政事不悞即使飲酒亦復何傷然朕實天性素不能飲內外之所共知以天性素不能飲者尚偽造此言則此輩之流言何可限量也今又見報房小抄內云初五日王大臣等赴圓明園叩節畢皇上出宮登龍舟命王大臣等登舟共數十隻俱作樂上賜蒲酒由東海至西海駕於申時回宮等語夫人君王食萬

方偶於令節宴集羣臣即御龍舟奏樂賜飲亦蓼蕭湛露之意在古之聖帝明王亦所不廢何不可者但朕於初四日即降旨令在城諸臣不必赴圓明園叩節初五日僅召在圓明園居住之王大臣等十餘人至勤政殿側之四宜堂賜餕食角黍逾時而散並未登舟作樂遊宴也且先期內務府總管等奏請令歲照例修備龍舟朕實止之此非有意屏卻讌遊蓋厭其喧雜耳而報房竟揑造小抄刊刻散播以無為有甚有關係著兵刑二

部詳悉審訊務究根源以戒將來以懲邪黨

又奉

上諭從前降旨詢問查弼納凡八次伊將蘇努七十隆科多互相串通鑽營之處隱匿並不據實舉出是以朕將伊調来京師覿面詢問伊堅執不認朕是以將伊革去總督筝交王大臣詢問比時降旨云伊若將蘇努七十實情舉出將伊口供繕寫具奏若不據實供出爾等將伊擬罪具奏伊今供稱蘇努七十阿靈阿揆敘鄂倫岱

阿爾松阿結為朋黨協力欲將阿其那致之大位蘇努說允禟氣象大方蘇努結交七十特為結交允禟之故允禟又與阿其那相好結為一黨邀買人心藐法妄行隆科多專擅威權又結交揆敘阿靈阿各處邀買人心為彼羽翼等語將種種實情舉出查弼納係後進之人伊特畏懼權勢隨聲附和今既據實供出諸王大臣尚議將伊正法甚屬不合朕昨降旨時言及

聖祖仁皇帝比時查弼納即痛哭不止此處伊尚有良心著

將查弼納之罪悉行寬免仍降旨與查弼納云從前朕降旨詢問之時爾果照今日所供將實情舉出朕亦不將爾調來京師爾在兩江總督任內居官尚好故將爾罪寬免爾果痛改前愆朕尚有用爾之處若不悛改定行正法決不寬恕再蘇努七十阿其那允禟等互相結黨串通鑽營妄亂行為之處查弼納俱經供出令蘇努七十雖已身故應如何追治其罪以彰國法至蘇努七十之子孫內有兇惡妄亂之人爾等詳加察看將應如

何治罪之處議奏

又頒發

御書匾額一幅各官所作刺錢名世詩四本奉

上諭賜錢名世名教罪人四字著伊製匾懸於居宅又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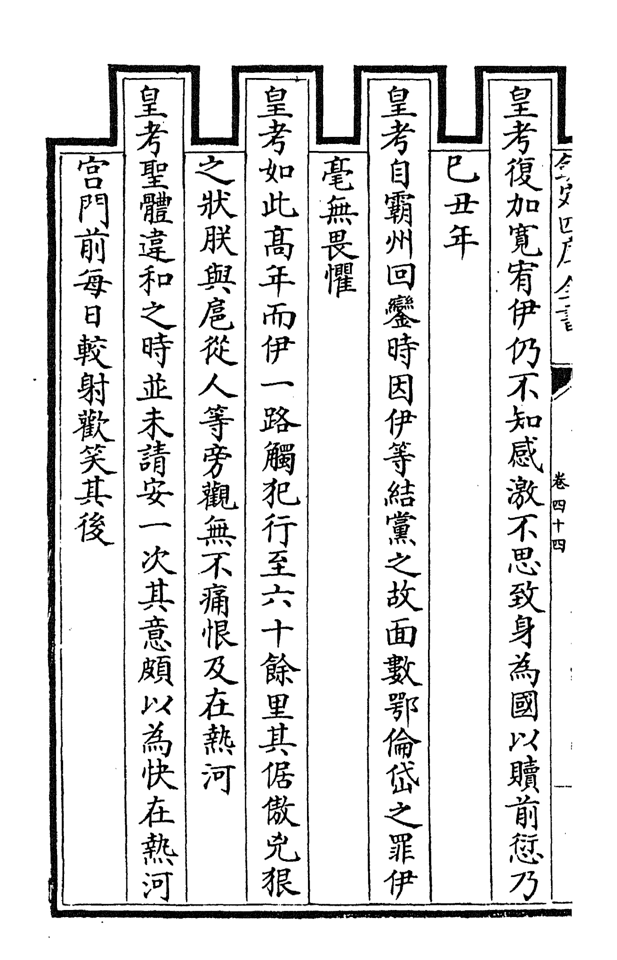
旨一道及諸臣所賦刺惡之詩一併交與錢名世刋刻

進呈朕覽凡直省學校所在各頒一部以示鑑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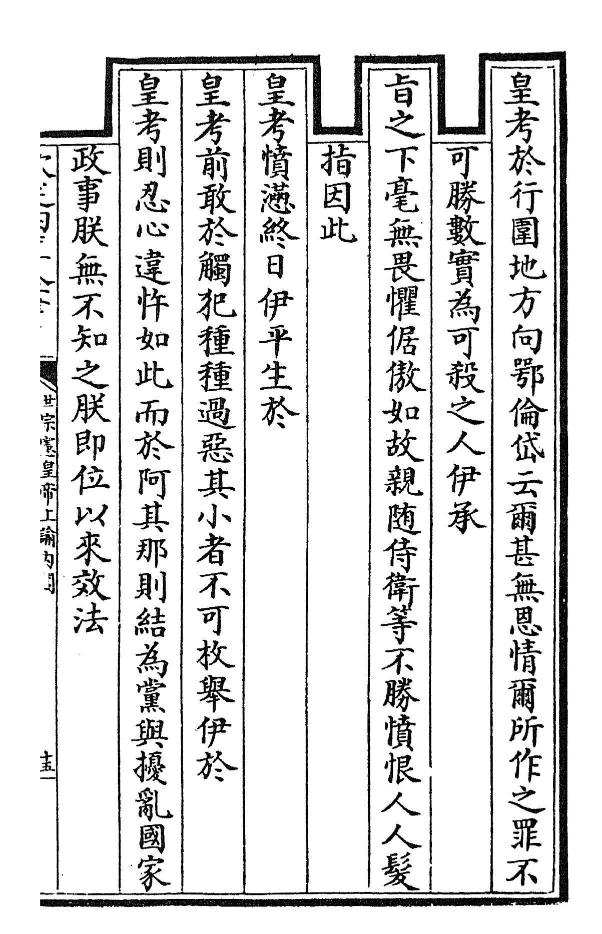
又

諭領侍衛内大臣公馬爾賽等爾等傳諭鄂倫岱之妻子

兄弟族人等昔日佟國綱因鄂倫岱不孝奏請殺之我
聖祖皇考思念
皇祖妣孝康章皇后特從寬宥使離京師授為廣東駐防副都
統既而調回京師授為領侍衛内大臣承襲公爵伊不念
皇考如此天高地厚之恩忍於背負與阿靈阿蘇努等結為
黨與保舉阿其那欲圖大位擾亂國家前者審訊阿其
那之太監時供出阿靈阿鄂倫岱為黨與之首舉國皆
知如此滅族之罪



皇考復加寬宥伊仍不知感激不思致身為國以贖前愆乃
己丑年
皇考自霸州回鑾時因伊等結黨之故面數鄂倫岱之罪伊
毫無畏懼
皇考如此高年而伊一路觸犯行至六十餘里其倨傲兇狠
之狀朕與扈從人等旁觀無不痛恨及在熱河
皇考聖體違和之時並未請安一次其意頗以為快在熱河
宮門前每日較射歡笑其後



皇考於行圍地方向鄂倫岱云爾甚無恩情爾所作之罪不可勝數實為可殺之人伊承
旨之下毫無畏懼倨傲如故親隨侍衛等不勝憤恨人人髮指因此
皇考憤懣終日伊平生於
皇考前敢於觸犯種種過惡其小者不可枚舉伊於
皇考則忍心違忤如此而於阿其那則結為黨與擾亂國家政事朕無不知之朕即位以來效法

皇考仍不念其罪惡施恩保全乃伊每事擾亂傾身回護阿其那因阿其那佐領一事在外於衆人前一番議論在內代伊啓奏顯露悖逆之狀將朕所交硃批諭旨擲於乾清門地上在朕前舉止抗橫為人臣者當如是乎伊與阿其那固結死黨同阿爾松阿阻撓政事以亂衆心朕百端諭令改悔毫無悛心益肆傲慢故諸王大臣屢次奏請將鄂倫岱阿爾松阿即行正法朕尚不忍望其改悔發往盛京令其思過乃伊至彼處仍不知畏懼妄

生怨論終日酣醉夫令其改過則斷不知改加以恩澤則毫無感激懲以國法又毫無畏懼朕其奈何若不將伊等正法伊等希圖大事之心斷不能絕也故將鄂倫岱阿爾松阿正法從前大臣等議奏籍没鄂倫岱之家産將妻子入辛者庫朕思念

皇祖妣孝康章皇后

皇妣孝懿仁皇后特與寬免阿爾松阿效法伊父敢行悖逆其罪尤重不比爾等故發遣其妻子至鄂倫岱之妻子

兄弟族衆理應感戴朕委曲保全之恩若稍存異心天亦不容昔者大禹父雖殛死禹惟盡忠後人祇稱為聖人豈以禹為不孝乎能知君臣之大義自當感朕寛大之洪恩也觀鄂倫岱之子布奚尚無惡行著照常供職効力其餘亦各於本職効力行走布奚果能向上朕仍委用爾等若以報鄂倫岱之仇為念不誠心感恩効力朕自知之彼時切勿含怨也

諭畢法海夸岱兄弟及鄂倫岱之子布奚並族人等跪泣

叩頭奏請謝

恩又奉

上諭著降旨與伊等爾族豈比他族乃朕

皇祖妣孝康章皇后

皇妣孝懿仁皇后之族人也爾等雖犯大罪朕但治犯罪之人而已其餘兄弟族衆斷不累及今因鄂倫岱悖棄國恩身獲重罪實於國法難寬不得已而正法鄂倫岱所作之罪指不勝屈爾等皆所深知爾等陳奏鄂倫岱種

種罪惡感戴朕恩既欲叩謝准其叩謝

十二日奉

上諭五城設立米廠俱在城外所有城内僻巷老弱窮民糴買甚難著該城御史在城内添設米廠幾處以便窮民糴買

十四日諸王大臣等參奏前令允禟改名允禟所擬字樣存心奸巧殊屬不法應發令擬改奉

上諭諸王大臣參劾允禟更名一事謂允禟設心奸巧不

法已甚然此事在允禟之身猶為罪犯之小者阿其那
允禟允䄉允禵固結匪黨潛設機謀種種不法之事不
可枚舉朕所舉以曉諭羣臣及爾等所共知者不過十
分之二三其餘有所干礙而不便言及繁瑣委曲而難
以悉數者其事甚多朕俱為之隱忍難以宣示也祗因
二阿哥舊在東宮失儲君之道故阿其那允禟等潛萌
希冀之心而阿靈阿揆敘鄂倫岱等又復私相附和將
二阿哥百計傾陷以便遂其私願夫二阿哥之居心行

事
皇考無不照察廢黜斷自
宸衷豈伊等所得施其伎倆乎二阿哥一日在東宮之位凡為臣下者當守一日之臣節豈可以悖逆之私心而視
東宮如讐敵乎及二阿哥廢為庶人已見斥於
皇考又有一等奸宄之徒妄思復立以圖僥倖此又背紀亂倫之罪人也當時伊等見二阿哥廢黜妄以為伊等奸計之所致邪黨愈加堅固公然欲仗邪黨之力以東宮

之位為可唾手而得慢無忌憚竟有敢與
皇考相抗之意此實朝廷之大患國家之深憂是以朕即位
以來百凡經理費盡苦心乃三年之久頑邪尚未盡化
風俗尚未丕變爾等滿洲大臣急宜醒悟當日
世祖章皇帝御極正在沖齡睿親王輔政大權在握一日以
黄色衣示在廷大臣詢問可否衣著而比時大臣尚力
爭以為不可凡滿洲耆舊内此等行事不可枚舉剛方
正直之風權勢所不能奪者歷歷可考當時上三旗風

俗只知有君上後因下五旗之人與上三旗之人並用遂染下五旗卑微之習然從前下五旗之人雖各有該管之主而其心亦只知有君上不知有管主也何以至於今日遂苟且卑靡一至於此如昨日都統五格在朕前奏對尚將獲罪削籍之允禟稱之為主五格乃一無知武夫此則風俗頽壞大義不明之故也孟子云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朕事事效法

祖宗願爾等亦效法爾之祖父忠誠自矢一念不移古人云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臣子之於君上乃天經地義苟懷二心而存游移瞻顧之念即為亂臣賊子天理國法豈能容乎如阿靈阿鄂倫岱等之奸惡不明大義其存心行事爾等當以為戒當日滿洲風俗醇樸尊君親上之心最為肫篤雖遇天潢宗室未嘗不加禮敬而君臣之大義極明金石之心腸不渝朕今日之諄諄訓誡不憚反覆周詳者無非欲正人心化風俗使國家永享昇平之福耳至於允禟改名之事諸王大臣議令發伊自改

若發令自改此等奸巧之人必至又多計詐著交與誠
親王恒親王酌改具奏
十九日刑部等衙門議奏揑造小抄之何遇恩等依
律斬決奏
上諭何遇恩邵兩山俱改為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
議報房小抄揑寫端午龍舟遊燕之事以無為有甚屬
可惡朕素性事事率真不為粉飾今歲駐蹕圓明園春
間花開時適值諸大臣奏事齊集朕於理事後偶爾率

同觀覽賜以家常食饌為時不過二三刻仍以吏治民生人心風俗諄諄誥誡君臣互相勸勉並不因遊覽而忘咨儆也賜食畢朕仍至勤政殿辦事如常此滿漢文武大臣所共知共見者今觀小抄所載既可以揑造全無影響之談則從前之偶爾看花又不知如何粉飾傳播矣夫自古帝王遊燕亦所不廢果能於遊燕時所對者皆諸王大臣所言者皆民生國計其於勸勉化導不大有裨益乎總之人主所最要者在於一心果誠心戒

省念茲在茲無地非咨儆之處也乃無識之人不能知此又加以揑造之言令人聞之皆生疑駭如小抄所載正復不少又如各省督撫貢獻地方土産食物此亦封疆大臣達瞻仰之情展恭敬之悃實不便一概屏却昔

聖祖仁皇帝時常擇其不適於用者多皆不收朕思遠方之物既已齎至京師若不收受則攜回反多路費故常體其情而受之而宮中所用有限每因諸臣奏事之餘隨便賞賜總因朕心之待諸臣坦易真率實是家人一體

之誼若謂朕借此為鼓舞臣工之具因以分别朕待諸王大臣之輕重則不知大體之甚者也又見督撫等自陳本中有將頒賜細物臚列詳載者此等識見甚屬卑陋至於外任徵員武弁出京時朕擇其可以琢磨者每多召入訓誨又加恩賜無非欲其捧至任所觀瞻賜物思朕訓誨之切以盡職守而伊等出外往往誇耀鋪張以致訛傳失實似此卑陋之見謬誤之言遠近傳聞安能察其真偽故因小抄揑造之事並諭及之

二十九日奉

上諭聞京城近日米價騰貴雖因天氣連陰然一時驟長恐有奸人囤積射利借此擾亂情弊著都察院轉飭五城曉諭各行户不得過高價值勒索小民倘有囤積遏糴不遵勸諭者該城御史密行訪察從重治罪將京倉好米發五萬石分給五城每城領米一萬石照例立廠委員平糶其價值著九卿定議具奏此所糶米石俟市價平減即行停止其存剩之米即存貯該城將來若市

價一貴即將此米平糶以濟窮民若此米用完仍需平
糶著都察院再行奏請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四十四